

# 飞越太平洋

文/钱晓征

对旅行,我没有期待。相比较在路上,我更喜欢安居。我常把自己比作一株植物,寻得一片适合自己的土壤,生根开花,枝枝蔓蔓地长,理想只在眼前的阳光雨露。只是,每一次被动的行走途中,依旧有欢喜。

我的被动旅行,动力大多来自女儿,与女儿同行,起初是身为母亲的责任,而后则成了乐趣。初为人母,我选择俯身,以女儿的视角看世事,在女儿的眼里,我看见世界是另外的样子。

那个夏季,我和女儿的远游目标是飞越太平洋,横穿美国。这个听起来有些豪迈的计划,不过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。十几个小时,可以读一本书。读谁的书呢,手边正放着一本胡兰成新版《今生今世》,胡兰成的文字是我喜欢的,他的一团和气,有与万物和解后的宁静天真,还有活泼泼的欢喜,不带烟火气。给女儿看,想听听她的感觉,女儿随手翻翻,说了句:这个胡兰成,有点娘。带萨冈的《某种凝视》吧。

飞机上读萨冈的《某种凝视》,为打发时间,也为萨冈的一句话:“有一天在飞机上我看见有人在读我的书。我对自己说:看,它并没有过时。由此我可以说我会在文学史上留名。”这个和我母亲同时出生的女子,我能想起的只是她少女的模样,在我的感觉里,萨冈一直是《你好,忧愁》的年纪,正如我此时的女儿。《某种凝视》,仅这四个字,就足以充满云上的时空。

某种凝视在某种时空里,只是一种游离的状态,适合在路上。

浦东机场算得上辽阔,蓝色的顶,垂吊长长短短的白色钢管,顶部是白色的金属线条。横竖的线条,密集地排布,和玻璃墙上的金属线条呼应,玻璃墙外,蓝天白云,金属框架将蓝天白云分割成不规则的形状,斑驳的光影闪烁着金属质感。推了推沉浸在手机阅读中的女儿:抬头看看大厅,什么感觉?女儿抬头,扫了一眼,答:幽闭的感觉。这是我和女儿的代沟么?我的幽闭感来自于日常,电梯剧院影院,以及飞机的机舱。人群聚集,空间狭小,都让我有窒息一般的恐惧和不安,而我拒绝和讨厌一切令人恐惧和不安的东西,这一点,跟萨冈有隔膜。

飞机飞离地面,拥挤逼仄的城市,萎缩成一块售楼处的沙盘,大地在眼前展开,最终消失在一片云雾中。

凝视,让感觉从机舱的幽闭中释放……

深蓝色的太平洋,逐渐显出面目,天空也渐渐明朗。蓝天,碧海。海天交接处是橙红色的朝霞。女儿拿出本子,速写日出,在线条旁特意注明不同的色阶。10点20分,朝霞饱满欲滴,天空如洗,海平面依旧是深蓝,地平线隐约可见一列远山,远山被橙红色的云霞萦绕,如烟般缥缈。只一瞬间,太阳就跃出了海平面,金红,剔透,晶莹。远山,云霞,在朝阳刺目的光华中,融化了。海天一片。

窗外的阳光已不可凝视,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,长长地舒了口气,女儿眨眨眼对我说:也就是说,我们一直在太平洋上空飞行哦。女儿知道我恐高,且惧水,她的别有用心提醒,让我回到现实,想到脚下是无边无际的太平洋,禁不住感觉有些晕眩。

阳光驱散朦胧,景象逐渐明朗。深蓝一片的海平面,变成一片云海,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,脚下是云,头顶是无垠的宇宙,太阳高悬。突然间感觉有些恍惚,此前所见的日出,是海上,还是云上呢?

飞机降落洛杉矶,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,我们回到了昨天。驱车上高速,车多路堵,行车缓慢,窗外不见加州的阳光。听司机师傅说,今天洛杉矶有轻度污染。■

# 当烧饼没了芝麻

文/吴湘云

八点半到了公园,先巡察一下花开的基本情况。

满院子歌声。粗分出“‘三国’鼎立”之势,一帮在亭子边占领高地为“亭子帮”,一帮在松树下占有坡地起伏之势为“松树帮”,一帮在紫藤旁拥有开阔地带为“紫藤帮”。“亭子帮”以老歌为主,像唱诗班。“松树帮”以新歌为主,有戴耳麦和话筒的严肃的婆婆老师和认真听话的婆婆公公学生,那种认真态度在如今缴费学校都少见。“天蓝蓝……”一个坐在小凳子上的白发婆婆捧着歌谱,左边是“天蓝蓝”,右边是“在茉莉花盛开的地方”。

樱花快开了,海棠开了。前年的那株桃花不见了,原地有个碗口粗的树桩。桃花不知何处去,人面依旧笑春风。梅花长出了绿叶。拐过那弯,一片花开,用白粉加点胭脂调到近乎白色的程度就是远看

的效果。近看,粉色的小花,单瓣五片指甲盖大小,星星点点。说到“点点”,昨天早上买的烧饼上居然只有灿若晨星的两点芝麻。

烧饼从来都是有芝麻的。最近的烧饼越来越薄,大烧饼比嘴唇都要薄了,小烧饼薄得用上毫米了,芝麻也看着在渐少,终于烧饼要没有芝麻了。记得以前听到一个故事:有一天有个私塾先生,看到一个学生手举着圆烧饼来上学。先生拿过学生手里的烧饼说:看我来给大家变个戏法。先生咬了一口烧饼说:像不像月牙?学生有的点头有的没有反应过来。先生又咬了一口说:这像不像一座山?大家看我把它变没了啊!一口吞掉了。然后先生用食指蘸蘸口水在桌子上画着:你们看这是一。一手指的芝麻放进了嘴里。这是二。最后一拍桌子,从桌子缝里蹦出

来三点芝麻。这是三,用手指一摞放进了口中。如今烧饼没了芝麻,这桌子拍还是不拍?

烧饼像生活,没有芝麻的烧饼就像没有情趣的生活。烧饼像艺术,没有芝麻的烧饼就像没有想象力的艺术。

在我画画的时候,不时有老老少少的走过来看,有个戴着麻质围巾、腰挎佩剑和小录音机的古稀时尚又老派的先生在我画上指点了一下,然后腰间响着“天鹅湖”转走了。我画好一幅看着像杏花可能是小朵樱花的画,回走。看到很多开着车搭着帐篷的已经野炊开了。那边烧烤的地方,一团团红衣绿裤的人烤得热气腾腾。

今天,公园的芝麻好多啊……■



岁月  
摄/汤国

# 蟋蟀帮我翻开往昔的月份牌

文/庞培

夜里听蟋蟀叫,想起小辰光住的房子。房子周围的窗台、板壁、天井。人的记性里立即弥漫开一层潮湿夜气,全然不一样的颜色气味。我的魂灵仿佛又回到四十年前那个人夜黑咕隆咚的小县城。我家的房子在县城北首,称为北门的脚。我闻得天井里的地砖、苔藓、墙檐角牵牛花藤味。房子旁边有阴沟,有弄堂低矮的天井,有一口深井,这感觉绝然不一样,夜的静谧仿佛更加深广、幽恬;空气里全是久远年代走过来的人的辛劳、弄堂的身世、花鸟虫鸣馥郁的气息。夜是仿佛被描画在古画漆器上的夜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眨,人躺在幼年时的小床上,耳朵能够听得见仿佛鲑鱼的嘴巴子翕动似的浩瀚星空的呼吸。童年时代,人的大脑神经是多么清醒啊!积雪皑皑的空地,尚没落下哪怕一小行人的足迹。我至今仍常怀想那个年代里的清澈空旷。我做人的决心有一整个天地旷原那么大!然而,由于顽劣、胆怯、好奇,我又不情愿朝外面跨出去哪怕燕子飞掠那么一小步;我对于人生,对于周围纯净——沉静的夜色、天井、花坛、朝露香溢得很!我像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偷吃独食那么快乐紧张呢!我用小脸蛋贴一贴阁楼的板墙。我的床、马桶、稻柴捆、小人书、杏元饼干桶……全在石板里弄的弄堂深处。我的记

忆收集妈妈下班的脚步,收集左邻右舍乘凉时讲的古代传奇和鬼故事。我的记性也收集城墙外面流过的长江娴静灵秀的身影。在我儿时的感觉中,妈妈有时和长江一样大,也一样雄伟壮观!我有一整个壮观奇阔的母亲、父亲、哥哥,还有很多长江支流一样四乡汇流来我们家的亲戚。天井里有刚上市的菱角味。四月下旬,天井像一朵墙头绽开垂挂的野蔷薇。我们为什么不记得那些花朵热烘烘的好处了呢?五月,天井有荷花池里娉娉婷婷的荷叶香。六月,天井有热蚕豆和粽子味。七月,天井是沿墙根走的小孩手里的棒冰。八月,天井全是书场里的惊堂木声音。九月,九月是桂花芋芳汤。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……我唯独不愿去感伤回味的儿时的春天。是春晒头——那是花瓣儿伸长了蜷曲最深最细嫩的瓣叶儿……凉凉的温软轻盈……

今夜,蟋蟀帮我翻开这往昔的月份牌。刹那间,我的周围延续十数公里的繁华都市、灯红酒绿、华夏大街全不见,隐没在了一种永恒的荒芜寂灭中。高楼没有了,夜风远远地吹来一整个片区化工厂的气味!闪烁在墙壁内部的红灯亮的电梯味,垃圾广告、垃圾街道、垃圾绿化、垃圾广场味阵阵袭来!(依我之见,这主要是报纸油墨和电视机的发烫的机芯频

道味)朦朦胧胧入睡之际,我又闻到了儿时最欢喜的蔷薇花香,那幽幽淡淡妈妈身上的花香。花朵是否是天地旷野的奶乳呢?蟋蟀的声音,往昔的钻石般的质地里,我的心宛如被压在废墟堆底下的一小块瓦砾,别人捞不着了,玩游戏钻墙洞的小孩子欢喜莫名的胳膊手臂再也够不到我!而我浑身上下,仍保留着大地上的生命,空气湿度,地表的温度。我就像千千万万的花和草一样要依赖这种旷野永恒的律动,永恒的温润呼吸而存活——我存活着,在消逝中,在自然的万千变化中——虽然只是一小片瓦砾……

蟋蟀——啊!甚至方块的汉字尚没有诞生成形,它们就这样低吟浅唱,这样幽幽地在秋凉的天地间叫了,叫了呀!它和我,都有着相同的吮吸露水的心……

我想起我的头侧过去,碰到不一样的童年的床架。那木头床架子凉凉的,未曾油漆。根据天气季候不同,散发迥异的香味。我想起屋檐上一排瓦,想到识字课本上方的一弯新月,湛然皎洁。想起墙头草。大雨落下来,线装古书味的大雨。县城四野里仅供幽灵鬼魂们潜行出没的陋街窄弄……■